

## 【西部大开发】

## 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

李 刚, 郑中伟

(西北大学 社科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明清以来陕西庙会活动的内容变化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庙会从原先酬神报赛的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沟通城乡物质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对农业资源配置日益发挥基础性市场的作用。

**关键词:**庙会经济;资源配置;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2-0020-07

借庙会之名行商贸之事是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突出景观。这种经济形式把民俗文化活动与商品交易结合起来,文艺搭台,经济唱戏,使庙会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实行农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探讨陕西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目前陕西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历史借鉴作用。

## 一、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陕西庙会起源很早,自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陕西做为十三朝京兆皇都,成为佛事庙会比较集中的地区,“演大戏酬神,为千百年所遗留,遂成社会习俗”[1](P218),如农历正月十四的大雁塔庙会,二月的耀县药王山庙会,三月的西岳华山庙会等均是在西北地区富有影响的“千年古会”。不过,在明清以前的陕西庙会基本上是单纯的酬神报赛民俗活动,还很少与经贸活动挂钩。只是到明清以后,陕西的庙会才日益具有经济活动的内涵,并迅速发展 to 异常繁荣的阶段。

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兴盛的原因,首先是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以来,陕西“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见兵革者近百年”[2](P253),进入清代后更是“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2](P253),使陕西农村经济作物种植和城乡手工业均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作物种植如蚕桑、植棉、茶叶、烟草、园艺诸业欣欣向荣。蚕桑以关中的秦纱和汉中的马畅绢最为著名,棉花的种植与纺织以渭水、汉水流域为中心在清代迅速推广,关中各县妇女“尤力纺织,春冬农隙,杼轴之声,比邻不绝”[3](P9),并且农村棉纺织业商品性很高,乾县“棉布相易,生生不已[4]”,大荔“妇女”以所织之布换棉,谓之“翻纺”[5](风俗

收稿日期:2000-07-03

作者简介:李 刚(1953-),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史研究;郑中伟(1975-),男,陕西武功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志》:西乡“纺纺织布声轧轧,每至夜阑以布易棉”[6](P47)。此外,泾阳的焙茶、制皮,富平的制烟,三原的制药,蒲城、长安的造纸,耀县的制瓷,凤翔的酿酒等手工业和临潼、三原、兴平、大荔的园艺业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三原“水泉滋润,种植蔬果,其利较厚”[7](P10);临潼的温泉茺黄、石榴,兴平的辣椒,彬县的梨,白水的柿饼都是全省闻名的俏手货。尤其是大荔的园艺业更发展到异色同荣的阶段:“千树杏,万树桃,桑枣无虑以亿计,葱茄千畦,菜蔬瓜果者百亩,夏秋之交,肩任背袱襁属辐辏,达于四境,交易而退”[8]。商品经济发展为陕西庙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农业生产季节性和明清农村商品交换内容的变化是庙会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农业生产由于受自然力作用而有较强的季节性,春种、夏收、秋播、冬藏成农业生产的规律,为适应不同季节生产需要而形成比较集中的购买行为,使庙会与农业资源配置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如泾阳鲁桥四月上旬的“显佑神会”,山阳四月二十八的“浴佛大会”,定边三、九月的“牲畜会”,三原腊月初八的“腊八会”均为农事准备之会,俗称“骡马大会”。同时,明清陕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购买力的增加,使农村商品交换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交易从以奢侈品为主开始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明清陕西农村交换如《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所言“日中为市,各相交易,所卖者不过布帛米粟……鸡豕牛驴,以及蔬菜等项”,亦如参寥子《归宗道》所云“数辰竟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褚,或驱鸡与豕;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使人们把赴庙会交换牛羊马骡、家用什物、农工器具作为主要内容,庙会作为农村初级市场的作用日益明显。

再次,明清陕西农村经济增长,购买力增加,民风习俗由俭转奢是庙会经济繁盛的直接驱动力。明清王朝的休养生息政策以及对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边茶开中”等特殊政策,直接刺激了陕西农村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在明清两代经济尚能保持发展的势头,明代陕西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清代前中期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低于河南、山东。有人曾概括陕甘回民起义以前陕西农村经济的形势是“岐雍之地,俗厚民庞……遍地禾麦,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2](P253)。加之,陕西作为中西部贸易通商枢纽,每年经三原流入陕西的商业利润达2 000~3 000万两,有相当部分在陕西沉淀下来,转化为非生产性消费,使农村购买力增加,民风习俗逐渐由俭转奢,人们多借庙会炫耀糜费,酬神祈福,直接驱动了陕西庙会经济的发展,使佛事庙会从单纯民俗文化活动日益转变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成为明清陕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陕西通志稿》有中肯的总结:“陕右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所以通省皆有集场”[9](P20)。

## 二、明清陕西庙会经济的特点及其作用

使庙会与经济接轨,把民俗文化活动与农业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流联系起来,是明清陕西庙会活动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明清陕西庙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延展急剧增长,省、府、州、县、村、寨均有庙会,家家酬神,户户报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从空间分布讲,首先是全省性庙会。这主要有省垣正月的城隍庙会,华阴三月的华岳庙会和三原的腊八古会。全省性庙会以长安四月初八的“城隍会为最大,商贾联集,蔚成巨观”,“累月连朝”[9](P21)。华阴三月初八的西岳庙会亦是全省庙会盛事,“商贾云集,演大戏数日,事先向华山取水,届时社众迎接,锣鼓喧天,历年传为盛事”,“并有花布骡马各市,约二十余日乃散”[1](P218)。在明清两代三原是

全省经济中心,因此三原腊八会更是“千年古会”,“关中第一大集”。腊八会每年腊月初八开会,二十三日结束,占地二三百亩,届时商贾云集,万人聚会,盛况壮观,会场按行业扎设棚帐,自成街巷,纵横交错,座落有序,南北各货应有尽有,尤其是开会之日演武场之跑马会“万骑飞驰,临场竞跑,红尘千万,呼声震天”[9](P23)成为全省有名的盛事。其次,是各州府县的庙会。在明清陕西各州府县均有庙会,并且是一年数会,连绵不断。摘其要者如:富平“东方泊湖滩以三月十五日是日商贾云集,百货具备”;兴平“城内乡人七行逢会之日,西南二街均四月,东街三月二十八,北街二月十二日,外镇如马嵬二月大会七日,店张十二月大会五日”;韩城“八月城隍会,十月初十移赴南乡芝川,十五以后又移赴西乡沟北村,穰事告成,报赛田祖”,此外尚有二月初七之太史庙会,正月的酬神社火以及七月十五的牡丹姑娘庙会;耀县农历二月有“药王山庙会,月余不绝”,“人以万计,金鼓声彻涧谷”,还有正月的“孙家塬盘会”,春冬的“香山庙会”以及正月十五的龙灯会。延安府有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南杜甫川的万花山庙会和三月、十月的骡马大会等;榆林府则有七月十一的祖师庙会,七月十五的三官庙会,二月初二的龙王庙会以及七月初八的河神庙会等;汉中府则有二月初二的文昌帝君庙会,三月十八的东岳神庙会,四月初八的浴佛道场和七月初七的奎星庙会。这些州县庙会均是“合邑大会”“城乡报赛,举县若狂”[9](P23),规模一般都很大。其三,是各乡镇庙会。在明清陕西乡镇发展很快,“市大者曰镇,古来镇将居守之地,后为商贾之区”[10]。各乡镇的庙会也很兴盛。如洛川石头镇位于县南,距城100华里,北通榆绥,南达华豫,为商旅往来必经要道。此镇集会,历史悠久,甲于陕北。昔每年阴历十月初十至二十日为集会期……马恒以数千计,羊则过万头,家俱什物,农工器具,无不全备。最后,是村寨庙会。在明清陕西农村,由于交换发达,文化发展,庙会成为社区行为,往往各村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明清农村各村寨庙会的繁盛可举周至县各村庙会为例:

表1 周至县较大庙会表[11](P488~489)

会期(农历)	会 址	会 因	文化娱乐,商业经营
正月九日	二曲镇辛庄		唱戏,饮食,百货
正月十一日	广济乡北留村 司竹乡阿岔村	关帝庙会 灯 会	唱戏,饮食,百货 唱戏,饮食,百货
正月十五日	青化乡青化村	元宵会	唱戏,焰火,百货
正月十八日	终南镇马蓬村 哑柏镇、四屯乡 10 余村 2 处	灯 会 老王会	唱戏,焰火,百货 唱戏,焰火,百货
正月二十日	二曲镇 10 余村 终南镇豆村	火神庙会 娘娘庙会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正月二十三日	哑柏镇七曲、哑兴村 广济乡暖泉村	报恩寺佛会 暖泉寺佛会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正月二十八日	侯家村乡、四屯乡 10 余村哑柏镇、四屯乡、青化乡 10 余村、终南镇 13 村	东岳庙会 东岳庙会 老王会	唱戏,社火,百货 唱戏,社火,百货 唱戏,社火,百货
二月二日	哑柏镇哑兴村、仰天村	药王庙会	唱戏,焰火,饮食
二月四日	终南东关		唱戏,焰火,饮食
二月六日	司竹乡北洪水	火神庙会	唱戏,焰火,饮食
二月八日	二曲镇镇东村	火神庙会	唱戏,焰火,饮食

会期(农历)	会 址	会 因	文化娱乐、商业经营
二月十日	楼观镇楼观台 九峰乡北千户村	老子会 老君庙会	唱戏,旅游,饮食 唱戏,旅游,饮食
二月十五日	楼观镇西楼村 广济乡师家庵	老子诞辰 老君会	唱戏,旅游登山,饮食百货 唱戏,饮食百货
二月十七日	集贤乡集贤村	庙 会	集贤古乐,唱戏,饮食百货
二月十八日	二曲镇镇东村	菩 萨 会	社火,唱戏,饮食百货
二月二十五日	集贤乡集贤村	悼 殇 会	集贤古乐,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一日	司竹张司竹村 二曲镇镇东村	火神娘娘会 无量佛会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唱戏,社火,饮食百货
三月二日	竹峪乡兰梅原村	祭 祖	唱戏,饮食百货
清明节	广济乡南留村	祭 祖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三日	九峰乡沙云屯 终南镇双明村	庙 会 会	唱戏,饮食百货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八日	楼观镇大峪村 尚村乡马村	庙 会 大王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九日	四屯乡北辛庄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十日	翠峰乡翠峰山	索娘娘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十五日	广济镇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十六日	司竹乡南淇水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十八日	尚村乡临川寺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三月二十三日	广济乡桑园村	牛马王会	唱戏,社火,牲畜交易, 饮食百货
三月二十八日	四屯乡苏村望城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四月一日	楼观镇焦镇 九峰乡南千户	物资交流会 老君会	唱戏,牛斗虎,吉乐,饮食百 货 唱戏,饮食百货
四月四日	集贤乡集贤村	贤士庙会	集贤古乐,唱戏,饮食百货
四月八日	终南镇豆村	司浪庙会	唱戏,游大蜡,饮食百货
四月十日	楼观镇焦镇	城隍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牲畜农具
六月十日	马召乡圆疙瘩山	玉皇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七月七日	终南镇东、西大墅村	索娘娘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
七月十三日	二曲镇太辛堡 哑柏镇上阳化村 太白山拔仙台 竹峪乡朱曹寨 楼观镇马岔村 广济乡太白庙 哑柏镇两河口 竹峪乡西沟	太白庙会 太白庙会 太白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 唱戏,旅游登山,牲畜农具
八月六日	广济南大坪	庙 会	唱戏,饮食百货
八月八日	翠峰乡史务村	英烈祠会	唱戏,牲畜交易,饮食百货
十月四日	侯家村乡上天屯	白衣楼会	唱戏,饮食百货
十月十日	马召乡马召村		唱戏,山货土特产交易, 饮食百货
冬至会	尚村乡临川寺	悼 殇	唱戏,饮食百货
十月十五日	骆峪乡骆峪村		唱戏,山货土特产交易,饮 食百货
十月二十三日	哑柏镇槐花村	太白庙会	唱戏,饮食百货

这种庙会空间分布上的密集和时间上的连续,使定期的庙会实际上演变为经常性的大型商品交易活动,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和发展空间,成为明清陕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二,明清陕西庙会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实行农业资源配置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明清以前,陕西的庙会主要是民俗文化活动,无非敲锣打鼓,社火龙灯,唱戏酬神,饮酒作乐,亦如《华原风土词》所载:“曼衍鱼龙百场戏,分棚啸侣各行觞;春人来去纷如织,箫鼓千村拜药王”[1](P229)。明清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的频繁,使庙会活动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佛事民俗的文化活动日益被商品交易、农事准备的经济活动所代替,各级庙会已成为“虽祀神也,而藉以销售农工需用之器也”的经贸活动,唱戏酬神则反而成为“招致市场”的广告宣传手段。这种变化各县庙会皆然,十分普遍。如兴平“逢会之日,商旅偕来,杂货交易,延展时日,演戏招徕”;高陵冬至之会“商贩云集,俨如货市,牛马估衣木器各器皆居多数,棚帐互支,经月始散”;耀县药王山庙会“商贾云集,杂货畅销……贸易极盛”;镇安城隍庙会“阖邑奔走,外境商贩亦纷至沓来,扰扰经旬”;商县“杨泗将军会,人民拈香买物,往来甚重,会中多卖农器布疋”;合阳八月会尤盛,“人民辐辏,商贾云集”;凤翔“城隍冬会,狭甸斗粟山积,珍货谷量,牛马则又以招致市场”;韩城庙会活动内容的变化更有典型性,韩城城隍庙“向立有赛会,当道咸承平时,招致外来商贾,极为殷繁……八月城隍会……是时或市牛马,资耕耨,或购衣褐,谋卒岁,或抱布贸丝,以有易无”[9](P23)清晰地反映了庙会功能的变化。

在明清,许多庙会活动已发展成为专业化商品市场,使庙会在调节农业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如富平“西乡圪塔庙会锣鼓喧天,旌旗烂耀,所列货物,半多农具”,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具市场。山阳四月八日“浴佛大会商贾云集,买卖牛马及雨笠楸帚等物,以名农会”。大荔庙会“虽以祀神为宗旨,而民间借此置买牲畜器具,行之永久,不能废焉”[9](P24)。而三原的腊八古会更是全省闻名的骡马大会,新疆、宁夏、内蒙等地群马结帮而来,日上市数以千计,为省内最大的牲畜市场。华阴的西岳庙会则是国内有名的药材市场,“外省州县药材各行皆至,搭盖席棚,售卖货物”[9](P24)。

第三,明清陕西庙会活动的组织者日益转变为以商人为主。在明代以前,庙会活动因系佛事民俗活动,均由各村社自发组织。如户县城隍会由北乡 19 个村堡轮流操办。白水庙会由洛河以北的百十个村子,成立专门的庙会组织,分为十大社,一年一度的庙会由他们主办。蒲城的尧山庙会则由“尧山庙会十一社”轮流娱神,主持社事。进入明清后,庙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商品交换、调剂余缺成为庙会活动的主要内容,遂使庙会的组织者多以商人发起并任其事,成为商家招徕客户的商务活动。如高陵冬至庙会“商家轮充会长,演戏祀后土”;三原七、九月的庙会“商贾分行,集资演戏”[9](P23)。洛川石头镇大会每年由驻镇农商八家为会长,筹备集会事宜,戏剧昔时 1~2 台,于会期前一日开演,借招客商并做酬神报赛,其戏资由商捐资。

在明清的陕西农村,有许多村、寨庙会本身就是由当地富商巨族发起和直接组织的。如渭南蔺店程曹村的富商曹元申家,为了纪念其母亲的诞辰,专门在本村立了个“三月初三”的古会,会期三日,由曹家出钱连唱三天大戏,会期以木材、牲畜交易为主,木材主要来自华州、华阴一带,其木材上市交易量比整个渭南都多,会后没有售出的木材由曹家全部收买。牲畜交流也是盛况空前,一晌上市一、二千头,其庙会势力波及西到三原、东到华阴的广大区

域,成为渭南有名的牲畜和木材市场。渭南西塬贺家洼的富商贺士英家,专门在本村立了个四月初十的“农忙会”,以供周围农家上会买卖农具,并宣布如果上会的农具卖不掉,由贺家全部包买,客商无后顾之忧,远近的客商纷纷赶贺家的会。贺家还在当地立了个“入市”,并规定农忙上会赶入市的远近乡邻,如果没有被雇佣,亦由贺家全部包下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力市场。与贺家相隔不远的阳郭镇巨商姜恒泰,专门在本村立了个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并规定凡上该会的人一律不得向人讨帐,如发现有人要帐,就会被姜家家丁持棍棒打出去,使穷人可以放心地过个年。庙会活动的组织者日益转变为以商人为主,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陕西庙会以商贸为主的新变化,又使庙会活动因得到商人财力的支持而具备了物质基础,可以稳定地延续下去。

明清陕西庙会经济的繁盛对陕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明清陕西庙会经济活动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农村的初级市场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农忙人们俱在田首,无法从事经常性的交换,只有在农闲时间农民才借庙会进行集中买卖,使庙会成为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组织大宗商品交易的农村基础性市场。庙会期间,人民辐辏,商贾云集,买卖集中,购销畅旺,“远近邻县来祀者人以万计”,“居民观者近万人”,“阖邑奔走”,“举县若狂”[9](P22),商人趋时偕来,棚帐互支,扰拢经旬,上市骡马以千计,羊上万头,京货、估衣、竹器、农具,牲畜巨陈,云集交易,用《陕西通志稿》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招集众而市肆骈阗,贸易蕃而金钱萃集亦轰轰乎”[9](P22),充分表现了庙会活动对促进农业再生产顺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其次,明清陕西庙会对培植农村市场经济,扩展商品流通起了促进作用。在明清的陕西农村,庙会活动的缘起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其规模又与农业收成丰欠相联系。因此,庙会实质上是农业聚会。就明清陕西庙会的缘起而言,或为春耕准备,如泾阳的显佑神会,富平的屹塔庙会,镇安的祀神赛会,定边、安边的牲畜会等,均系“买卖牛马及雨笠械帚等物”的农事之会;或为秋成报赛,如耀县八月的五台山会,合阳八月的城隍庙会,长武八月的庙会等,“各乡秋成后,皆具定日,赛会演戏,以酬神祇”[12];或为天旱祈雨,如户县的伐神祈雨会,韩城的祈雨庙会,陕北的五龙庙会等,即因“某年大旱,至是日求神,忽大雨倾盆,泽遍四野,秋成大有,从此年年如是,成为俗”[13];或为祛病求嗣,延续农业劳动力,如耀县的药王山庙会,华阴的西岳庙会,城固的松花会以及临潼的单子庙会,岐山的圣母祠庙会,潼关的娘娘庙会等,农家妇女多赴会焚香祈子,还愿酬神。这些与农事相关的庙会活动极易使庙会与农业生产挂钩,成为农业资源配置的集中形式,使庙会更多带有骡马大会、农具之会、粟米之会、入市之会的市场经济性质。同时陕西庙会会期多选在收获之后的农闲时间,此时新谷登场,农家荷包丰满,借庙会伺机糜费,赛富娱神,如凤县的上元灯会“醮金结社,扮演百戏……衣妆服饰务出新奇,更兼宝物毕陈,匪但罄其家藏,亦且取之外府,极一时视听之娱,游戏通衢,每至一处,彩虹酒果赏耗,务各从丰”[14]。农民为祈神祷福,常常不惜重资,如勉县天爷庙会就有“三架戏,两处花,水桶大的牛油蜡”之说,这种有支付能力的集中消费,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加之,明清陕西庙会成为社区行为,村村有会,时间滚动连绵,如周至一年各村寨庙会凡46次,仅三月份就有各村庙会12次,商人趋时赴会,走乡串寨,又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明清陕西市场化的进程,特别是农具之会,“入市”的出现,又刺激了陕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再次,明清陕西庙会对传递信息,交流农业生产经验,发展农村文化活动有积极作用。庙

会期间,人们扶老携幼,合县狂欢,通宵达旦,且外省商贩纷至沓来,成为经济信息密集传递,农家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且各村轮流办会,时间衔接连续,人们走亲串友,赴会观光,使庙会成为成本最低,时间最节省的大众信息传递最佳模式。而庙会活动又多在农暇之时,“羊盼清明牛盼夏,人盼小暑说大话”,五、八月的庙会,新谷登场,家家亮富酬神,又成为人们互通丰欠,交流农作经验的有利途径。同时,庙会期间人们“献牲享赛,伏仗扮戏,锣鼓喧天”,形成农村文化活动的高潮,白水仓圣庙会上要连唱四天大戏,而且是两台戏对演,叫作“东起西落,先打后接,一本圈三折,一直唱到鸡叫时”。这种庙会文化活动使商贾的经济活动更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情趣,通过庙会把农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后世“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经贸形式有历史启迪作用。

#### 参考文献:

- [1] 黎 莺. 中华庙会事典[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2] 白寿彝. 回民起义(第4册)[M]. 北京: 神州国光出版社, 1956.
- [3] 燕京大学图书馆. 蓝田乡土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4] 周铭旂. 乾县新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5] 聂雨润. 大荔县新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6] 燕京大学图书馆. 西乡乡土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7] 燕京大学图书馆. 三原乡土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8] 王兆奎. 朝邑县志, 卷二[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9] 宋伯鲁. 续修陕西通志稿, 卷一八九[M]. 西安: 陕西省通志馆, 1935.
- [10] 梁善长. 白水县志, 卷二[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11] 王安泉. 周至县县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 [12] 余正东. 洛川县志, 卷二十六[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13] 宁养气. 米脂县志, 卷十[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 [14] 朱子春. 凤县志, 卷十[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责任编辑 卫 玲]

## The Temple Fair Economy of Shaan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Gang, ZHENG Zhong-w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By positive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emple fair in Shaanxi. Originally, people organized temple fairs to thank God. Lat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temple fair changed from folk cultural activities into social economic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towns and rural areas. It played an increasingly fundamental market role 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llocation.

**Key words:** Temple Fair Economy; Resources Allocation; Market Economy